

doi:10.3969/j.issn.1674-117X.2015.02.001

[主持人语]魏剑美先生,湖南永州人,中国作协会员,湖南省作协理事,从事过记者、编辑等多种职业,现供职于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。他自中学时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,小说、杂文、诗歌、散文各类体裁无不精通,杂文创作更是享誉全国。迄今已在《青年作家》《湖南文学》《小说林》《小说月刊》《杂文月刊》《杂文选刊》《南都周刊》以及《文学报》《杂文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南方周末》《南方都市报》等报刊上发表小说和杂文千余篇。在多家报刊撰写过杂文随笔专栏。作品多次被《读者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杂文选刊》《青年文摘》《微型小说月报》《特别关注》等转载,还有作品入选大学和中学教材。出版杂文集《醉与醒的边缘》《下跪的舌头》《不要和陌生狗说话》《非常魏道》,长篇小说《步步为局》《步步为局2》《作秀》《空城》,微型小说集《我若暴发》以及学术著作多部。魏剑美原名“建美”,之所以要改名为“剑美”,其意在以文字之剑和思想之剑为武器,“对不公平的现实,对丑恶的人性,对腐败的官场,对媚俗的教育,对堕落的世风”等等进行深入的剖析,并将这些现象背后的丑陋灵魂赤裸裸地暴露在大众面前。“剑美”剑锋所指的重点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极为突出的痼疾:“官本位”和特权思想。“官位”决定一切,官运通而一通百通,官位废则一废百废;官位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名誉和地位,也是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标准,更是引诱一个人堕落的渊藪。他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无情的解剖和深入骨髓的刻画,其目的在于提醒人们“换个起点,换个活法”。魏先生的此类系列杂文,因其锋芒的锐利、个性的鲜明被称为“非常魏道”,构成当代文坛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。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专栏推出“魏剑美专辑”,特邀魏剑美先生和四位学者撰文,从不同侧面对其创作尤其是杂文创作进行深入阐释,以期推动和深化魏剑美创作研究。(主持人为湖南科技学院陈仲庚教授)

## 苍凉,但不绝望

魏剑美

(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,湖南 长沙 410081)

[摘要]我的文学创作真正着墨和着力的是人性——苍凉的人性这一主题。苍凉,但不绝望,就是我的文学态度和人性领悟。

[关键词]文学创作;人性;苍凉;绝望

[中图分类号]I206.7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674-117X(2015)02-0001-02

### Desolateness but not Despair

WEI Jianmei

(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, Hunan Normal University, Changsha, 410081 China)

**Abstract:** What my literary creation really focuses on is human nature—the theme of desolate human nature. Desolateness but not despair is just my attitude towards literature and my understanding of life.

**Key words:** literary creation; human nature; desolateness; despair

收稿日期:2014-09-28

作者简介:魏剑美(1971-),男,湖南永州人,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,博士,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、中国近现代史、新闻理论与实务。

张爱玲的一段话让我怦然心动,在《自己的文章》中,她说:“我不喜欢壮烈,我是喜欢悲壮,更喜欢苍凉。壮烈只是力,没有美,似乎缺少人性。悲哀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,是一种强烈的对照,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。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,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,是一种参差的对照。”

老实说,我并不喜欢张爱玲的小说——过于自我的小说无法让我找到阅读的社会性意义和普遍性趣味,但对张爱玲的这段关于文学的话语我不能不拍案叫绝。是的,多少伟大作家,无论他们被读者、评论家以及别有用心的政客们给涂抹上怎样的色彩,但他们的作品被读到最后,总是挟带着浓郁的苍凉。从传统意义上的《哈姆雷特》《红与黑》《悲惨世界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九三年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复活》到现代派的《变形记》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《等待戈多》《百年孤独》,繁华纷乱的场景之后,又有哪一部不是透着深深的苍凉?

从中国文学的传统来说,无论是所谓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,好的作品和好的作家也是满纸苍凉,《红楼梦》就是最典型的代表。即便是被强打扮为“冷酷的战士”的鲁迅,他的全部作品其实就是一部人性的苍凉记录,无论小说、杂文、诗歌还是日记、演讲概莫能外。我以为《孤独者》最契合鲁迅的气质和精神本质,魏连殳就是一个苍凉灵魂的文学

摹本。也正因此,我始终认为七十多年来人们都在误读着鲁迅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这一名句,“千夫所指”之人哪里是什么“人民公敌”,分明就是鲁迅先生的自况!

鲁迅从愤怒出发,抵达的却是苍凉,这其实也是一个有良知的、忠于生活和内心的作家的必然归宿。

我自己从高中时期开始文学创作,写过美文、短篇小说、杂文、长篇小说,拉拉杂杂也有几百万字了,无论曾经有过怎样激昂的热情、热爱和热望,但写来写去,到最后发现自己写的其实就是一种人世的苍凉、人性的苍凉、人格的苍凉。也正因此,我的四部长篇小说中,《步步为局》从境外高官赌博这一角度写官场,《步步为局2:副市长》还原市级官场尔虞我诈、正邪纠结的现实图景,《做秀》窥视电视圈、娱乐圈这个巨大的名利场,《空城》关注现代都市背景之下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,但我真正着墨和着力的还是人性——苍凉的人性这一主题。官场也好,名利场也罢,不过是展示善恶美丑的人性的舞台。

苍凉,但不绝望,这就是我的文学态度和人性领悟。

责任编辑:黄声波